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四

肅宗朝四

辛酉 七年春正月下教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慎簡守令實是治道之大要而方伯之任内承朝命外宣王化綱紀一道揔察郡邑雖有良法美政為道臣者不知所以奉行則法不行矣雖有善治之循吏暴民之污官為道臣者不知所以黜陟則考績之政隳矣其為任之重又非守令之比目今諸路方伯非不慎簡而至於有才望威重能盡其職者

甚尠予甚慨然歲首雖有六曹觀察節度等
薦而此則多不着實其自備局無論職品履
歷及曾有罪累另加抄薦儲養以盡委任岳
牧之意○引見大臣備局堂上李端夏言式
年講䂓不問文義只取能通音釋講畫過多
而雖善製述者不得以生畫得捷故不赴東
堂以此鄉儒專事口讀而不解文義京儒只
事表策而不知經學科舉取人初程而踈謬
如此若體大典講䂓講論雖未該通不失一
章大旨者爲粗雖通大旨未至融貫者爲略

貫通旨趣辨說無疑者為通則科程得正人才可得矣 上命預為知委使舉子知所勉勵且添入於科舉事目趙師錫言禮曹所置國恤謄錄既多見失只遵用五禮儀而亦多踈略國朝已行之禮尤無考證處請設置一局使大臣主之差出堂郎就五禮儀踈略處參以古禮酌定增補且考 列朝所因革作一禮書 上命於卒哭後考出實錄為之端夏言故相臣李敬輿建白於 孝廟朝請續編國朝寶鑑令領相金壽恒為都廳而事未

果行今於實錄廳加出一堂上專掌此事則
趙師錫陳達之事亦可成之仍請以江華留
守李選委以此事且言 宣祖朝三十年實
錄則臣父植修正而其後十年則蔡裕後繼
修而頗有疎誤處宜使文學之臣依朱子昌
黎集考異作一冊子可無遺憾李敏叙趙師
錫皆言實錄事體重大今以一人之見有所
添改則事關後弊 上命待摠裁官入侍時
更議宋時烈進曰自 上久廢開講雖不得
出御筵席想必有省覽文字未知何書乎

上曰心經及聖學輯要時時披覽矣○時以
拘忌久不接臣僚領中樞府事宋時烈上劄
深戒逸豫之漸以爲儒臣禁直者自是齋宿
之人使之進講無所不可又使大臣以下別
爲省記入處闕内時賜晋接以臣下言之長
處淸嚴肅敬之地脫去家私冗雜之事則古
所謂入治朝德日進之效可見於今公私上
下俱有所益 上荅以可不留心體念仍命
大臣及有司之臣如有稟定則齋宿入侍○
分遣暗行御史安後泰金斗明李思永吳道

一李彥綱睦林一等廉問各邑備局於例授
節目外更加條目以啓監司之律已不簡黜
陟不公者閫帥之侵虐軍卒肥己善事者文
武人才之沉滯不振輿情稱屈者並令廉問
道內有蔑倫悖常敗壞民俗者與訛造言惑
亂民聽者貪勒驅使私役民力者並令詗訪
摘發囚禁啓聞守令掩置人倫大罪不爲成
獄者寃獄之不得伸理者毋論久近生死並
皆訪問滯獄累年官吏互相推諉久不處決
者土豪廣占農庄欺隱田結刼奪良女爲奴

妻招接人戶接置籬下以資私役者養戶之
弊三南尤甚民結戶首獨自多占計其徭役
倍數加徵民不堪命畏其威脅莫敢告官者
頑惡鄉吏欺公害民橫暴自恣者營吏邑吏
防納進上物種以賭厚利者州縣將官色吏
討食軍兵者並令痛懲孝廉卓異之類賤人
之有至行者訪問旌賞雖其人已死亦許舉
其實跡以聞鰥寡孤獨顛連無告者及士民
之年百歲以上者亦令別為訪問○台對王
堂官領府事宋時烈同為入侍時烈曰吾東

方自箕聖以後至于麗季闡開道學有功斯文無如鄭夢周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倫內夏外夷之義以是 列聖皆加崇報之典奉祀子孫世受官祿矣奉祀孫都事纘先既死其子流落鄉曲年纔十三雖不可拜職宜賜別料使得還歸京裏守視廟宇侍讀官趙持謙亦以為言 上許之○引見大臣備局堂上 上顧謂諸臣曰頃日宋領府事以鰥寡孤獨特蠲大同田稅事有所陳達何以則可乎左議政閔鼎重請抄出四民之無依者

減其戶役老人則特給食物 上從之○二
月召對玉堂官侍講官趙持謙言李翩丁時
翰有至行尹以健亦以孝稱以健今方帶職
而翩與時翰時無職名宜施收用之典 上
曰分付銓曹兩人各別收用以示激勸之意
○夏五月地震下備忘記曰藐予小子值此
國勢之孔艱叨承付托之丕基字惠之澤不
究於小民災異之作疊現層出日夕危懼凜
乎若朽索之馭馬也今夏極無之災振古所
無節過芒種圭璧既卒而淒風連吹雨意愈

遡雖有暫時霡霂譬如洪爐點雪五日不雨猶謂無麥而矧今比歲不登民困方極之餘亢旱之慘又至於斯哀我生靈大命近止與言及此不覺心寒氣塞也至於地震之變重發於數日之內未知何樣禍機潛伏冥冥之中而仁天之警告若是其諄諄丁寧耶靜言思之咎在一人食息靡安罔知攸措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以匡不逮其他減膳撤樂禁酒等事宜令該曹劃即舉行噫今茲災沴亶由於寡昧之否德而其在羣工豈無交相

勉勵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予至意務盡寅協割斷一己之私意克恢蕩平之公道凡係弊政之無益於國而有害於民者亦宜裁量變通以濟時艱政院請直以聖教播告再啓從之○引見大臣諸臣問消災之策吏曹判書金錫冑陳其人貢物難支之弊曰永昭殿翼陵進排之物最多盖一溫堗所入為其人一名其價一年至四百餘石米而 中宮殿加磨鍊又增一名臣等不敢自下裁損自上察處則可減數千石矣 上曰中宮殿所

納其人之數列書以入 兩慈殿各道方物亦有欲減之敎並書入可也錫胄又極陳三南各邑戰船濫費物力終歸無用之狀曰閔維重每欲於沿海諸島各衙門設屯處擇形便置鎭將以造戰船而各邑則只於海邊要害處置船其餘並罷者然則戰船之數不縮而糜費可省矣閔鼎重曰元均多聚戰船沉海而道李舜臣以十餘艘破賊而所用之船亦皆臨急造作將不得人則船雖多亦安用哉 上命相議變通○以慶尚道暗行御史

李彥綱李思永書啓玄風良人方準文年至百歲齒髮復生特命超資呂瀓母亦年百一歲令本道題給衣資食物○咸鏡道明川寺奴山奉妻莫今產子欲殺之被人救止問情則以為丐乞中產子萬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云監司尹堦以聞該曹覆奏言父母殺子女者受教中論以一罪此則已殺之謂也請以依律文杖六十徒一年回啓判曰父母愛子之心固是常情咸鏡一道素稱淳厚而比年以来習俗貿貿竟至以母殺子之域雖

因禁抑未遂凶計原其心跡與殺無異不可不斷以一罪以正風教議大臣稟處領議政金壽恒議曰北路之民雖極頑蠢手戕其赤子豈其本情哉蓋其生理之艱賦役之重比他道特甚父子不相保誠可哀而不可惡矣且未殺與已殺者恐不可以設心之同而用法無別施以次律似合酌處之道他大臣議亦同 上命依議施行仍令道臣商量革弊變俗之道啓聞稟處○御晝講知經筵李敏叙曰自辛丑以後常多旱災至辛亥而極矣

辛亥後十餘年一未豐熟今年又如此朝廷非不軫念民隱而時勢所拘謬規難擺民弊無以革祛暴歛不除民怨不已滯獄之弊外方尤甚罪名稍重則官吏不卽處决或至數十年宜申飭京外俾革此弊矣校理吳道一亦曰蠲暴歛疏滯獄之政固宜講究而本領則在於人君勤學而近因多事御筵不頻恐有歉於修省之道 上皆嘉納敏叙曰吏受贓緡一疋以上者罪死此唐法也今則至於自公計給人情債奸猾何所憚哉若不革此

弊則雖有恤民之政皆無實效矣承旨李寅煥曰臣曾任襄陽見之進上一馱入情爲五六馱胥吏爲弊至此矣 上曰聞極驚駭各別嚴飭副提學南二星曰即今上下所爲皆歸文具大臣所論只若干減稅減糴而有司每惜經費終無實惠先自上供雖一肉一菜痛加裁省朝士祿俸亦減一切以節用恤民爲務然後庶可維持矣 上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既減於辛亥又何可減也各殿所供亦令書入當有所減省矣○先是關西連歲

失稔六邑尤甚飢民中有族而無田者無族而有田者無族無田而流丐者分三等或給糧或給糴其後流丐之類並許蕩減至是又因道臣啓聞更查無田者一體蠲之其穀一千六百三十餘石云○自初伏至處暑停視事例也副校理吳道一疏言典學之工一日爲急擺脫常規時開法講固無不可且於萬機之暇頻賜召對而或以便服引對或於卧内延見則其於節宣保養之方亦不爲無補矣答曰自前暑月停講之時例有賜對之舉

當量其氣力時時召對矣○六月宣惠廳裁減兩南四殿朔膳各種折價及監兵水營各邑官需使客支供戰兵船價等米之數區別錄啓以爲定式以國用不足也湖南原數總六萬二百餘石所減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嶺南原數總四萬石零所減九千五百八十餘石○弘文館啓曰臣等以永昭殿練祭設行當否取考禮經則儀禮喪服杖朞條爲妻疏曰爲妻年月杖禫亦與母同禮記雜記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喪

服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禫註云父在則適子
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在則杖且禫
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通典爲
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有曰杜元凱云天子
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喪服
小記再朞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朞而
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註云
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爲練而設也五
禮儀練祭儀若內喪在先則十一月而練先
遠日擇吉行之王世子以衰服入哭出服練

服行祭以禮經論之則王妃之喪有練禫乃不易之常典也自 上雖用易月之權制既已除服而當初服制以杖朞磨鍊行之則便是遵用古禮之義也有杖則有禫有禫則又無不練之義其有練禫似無可疑今以 殿下服制而並與練禫而廢之則未知於禮意何如也且以杜元凱卒哭除服練禫有位之說喪服小記祭不為除喪之語觀之則練祭之不係於除服與否似有可據至於五禮儀內喪在先練祥行之祭皆王世子行之則疑若

王世子在然後方行練祭而君所主夫人妻之文載於禮經者如右則爲主在於聖躬豈以世子不在而廢其應行之禮乎今若不行應行之練祭則練主改造當在何時守侍陵官之變除亦在何時初忌日祝辭當稱練事耶當稱祥事耶凡此數款節節有礙不可不熟講而處之也臣等既承博考之命略採禮經可據之文謹此條陳答曰啓辭中引喻禮經之義甚爲明快況初以杖朞磨鍊則謂之已除服而不行練禫揆以情文實涉欠缺練

祭一款似不可廢而今方問議于在外儒臣姑待畢收議後當量處焉○秋七月以永昭殿練禫節目問議于在外儒臣前執義朴世采尹拯皆辭不對執義李翔獻議以為 殿下所已行者王朝之禮也服之旣盡更無可練之服則練之為祭眞所謂無其實而有其名也然此為前聖所制萬古通行之經禮不敢廢之者亦豈非愛禮存羊之意也况朞年內再祭非練則闕一栗主之換非練則無期此尤似不可廢至若祥後日祭之設以私家

禮言之不行者當然也然帝王家典禮與私家不同若有　祖宗朝可據之文則仍行似無不可禮經所謂君子行禮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審行云者恐此之謂也領中樞宋時烈以爲當初大臣請行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之禮如此則今日事無所可疑而既不得行此朱子所以論變禮而曰本領未正而百事俱碍者也又凡練祥禫之義主於生者之變除則今日之練誠無所施矣若主於祀享亡者之意則廢闕誠爲缺然且無

愛禮存羊之意云　上下教曰頃日玉堂啓辭已悉不可廢之意今者宋領府事執義李翔愛禮存羊之說正符予意夫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實古今不易之制也今若諉以無變除之節而不行練祭則情禮之欠缺莫此爲甚揆以事理不可全廢三年之義練禫節目其令該曹磨鍊舉行○名對玉堂官侍讀官吳道一曰綱目昭載治亂爲鑑戒之要講讀固好而心地上存察之要莫如先儒論學文字頃因領府事宋時烈所

達以心經進講此識治本源之書也請綱目
則時時觀閱以為鑑戒之資而連講心經
上可之○東平尉鄭載崙以主殁予夭上䟽
援班城尉姜子順河城尉鄭顯祖例乞再娶
且引 先朝欲存孟萬澤尉號而使之娶妻
之意為儀賓再娶之證 上荅曰 先王下
教及姜鄭兩人之事不啻丁寧則亦足為再
娶之明證也特許後娶之請俾續已絕之嗣
已而臺臣言其不可遂寢其命仍定儀賓毋
得再娶之法○京城民九歲兒俊傑與隣居

十一歲兒虎良鬪閙虎良被毆傷三日而死
刑曹請刑訊取服　上下教曰殺人者死三
尺雖曰至嚴年纔九歲則特一蒙無知識之
稚兒古人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正
指如此輩而說也斷以一罪實涉矜惻議于
大臣左議政閔鼎重判中樞府事鄭知和以
爲聖教至當遂命減死定配○御晝講同知
事李敏叙請名宋時烈朴世采尹拯侍讀官
吳道一亦以爲言　上納之　上曰正妃所
誕皆稱爲大君公主則魯山君亦當稱大君

其議大臣大臣皆以爲當遂命追稱大君遣
承旨致祭于其墓○咸鏡道觀察使尹趾善
狀請以先正臣金正國所撰警民編及故相
臣鄭澈所作勸民歌多數印出分送各邑使
婦孺輩尋常誦習以爲慕傚之地稍有行誼
者別爲訪問或給食物或減烟役下備局覆
奏許之先是明川女人產子欲殺害爲隣人
所救事聞 上始以其敗倫欲用死律因大
臣議遠配其女仍命道臣商量變俗之道稟
聞故趾善有是請焉○八月校正廳啓曰本

廳校正之役今始告畢御牒一卷所以載
列聖之繼序也璿源錄五十一卷所以譜內
外雲仍也蒐輯園陵顯刻及竹冊玉冊文字
以爲誌狀通紀七卷而本朝小說中韓堰閔
泮等有承命撰進 王妃世譜之擧今因御
牒之修遵依故事爲 王妃世譜三卷且昌
嬪德興大院君仁嬪誌狀不可不傳後而既
不得並錄於 列聖誌狀中別作一秩仍略
載有名行宗班行蹟合爲二卷以見 聖朝
麟趾之化亦及支庶如此然後璿源譜冊頭

緖畢備舊本之訛者以正缺者以補無復有
踈漏舛錯之失至若　仁祖孝宗顯宗三朝
誌狀當初勒石之時不許印傳實有微意今
雖具載以進此則姑不印出別爲正書四件
矣請一體分藏今璿源錄設局修正實數百
年未遑之擧既完粹之後宜書顚末以見
聖朝尊祖重宗之盛意請令文翰之臣撰序
文以弁卷首　上從之○夜召對玉堂官參
贊官李寅煥言近來風災甚酷年事將歉請
加惕念博詢賑救之策　上可之侍讀官朴

泰遂請更召宋時烈朴世采等在外諸儒
上曰當益加誠禮而招延諸臣將退 上留
之賜酒饌命內侍行杯 上曰夜後講論可
得從容故特為夜對咫尺杯酒之間藹然有
家人之禮 孝宗朝頻賜夜對者以此也雖
有酒失予當寬假爾等各自稱量盡飲酒八
行諸臣或失儀泰遂陳私懇乞外補養八十
歲外祖母寅煥言法例父母外不得為養乞
郡榻前陳懇又格外請推考 上笑曰酒後
異於常時勿推情事惻然特令依施夜深乃

罷○御晝講禮曹判書呂聖齊言國恤三年
內祭祀雖無用脯醢之規而今永昭殿親臨
有異常例依禮文用脯醢似宜左議政閔鼎
重同知經筵李端夏皆言國朝三年內祭祀
用素非古禮用脯醢無不可 上可之聖齊
言順懷世子墓在敬陵新陵之間拜陵時宜
遣官致祭 上問於鼎重而從之端夏曰近
日旱餘風災害稼民事罔知為計臣於吏事
纂修之際見故判書閔應亨已亥間陳白之
言此人即耆舊有憂愛之臣其言誠合今日

之施用故敢錄一通以獻耳遂出諸袖中置
上前且讀且達蓋應亨在 先朝遇灾荒時
以務節省減兵額等事陳白者也端夏曰變
通兵制事臣曾亦屢陳而國家歲入僅十二
萬石而八萬石專歸於養兵之需使國用常
匱而無用之卒坐糜廩料天下寧有是理鼎
重曰應亨在 孝宗朝屢以宜減兵額之意
陳達而自 上以兵爲重故不得變通今則
惟在 上心之自斷耳壬辰以後輦下訓局
兵額不過三千至于今日其數漸至增益又

有馬兵旗手御營軍等名額滿十三番雖略
有減罷而五千兵則恒留輦下矣今當自
上酌量定其堪爲宿衛之數然後汰減其餘
軍制既變通則地部經費自可不乏兵貴其
精何必以多爲務國家歲入過半歸於軍食
而經用常乏不得不取民無制端夏言是也
端夏又讀應亨所陳舟師及外方兵政積弊
之說曰束伍兵通計一國爲二十餘萬殊不
精鍊軍裝辨備之際多賣田業不能聊生今
若擇其丁壯爲實兵而汰其餘爲保則皆當

為精兵雖有外寇以此可以備禦有事則畿
輔諸鎮兵可以朝令夕發若其常時輦轂宿
衛之兵則以親臣領之不過三數千足矣今
者雜色軍兵屬於扈衛者殆近一萬國家則
如其養此無用之卒耗竭國力而猶不變通
臣每中夜憂歎不能寐也　上曰古語云國
無三年之蓄國不為國今國家儲蓄常乏每
遇凶歲救民無策以致民困益甚一年租賦
過半歸於兵食豈不欲有所變通而有難猝
行更變故持難矣今卿等縷縷陳說如此從

當深思詳議而處之 上又語諸臣曰夫婦
恩義至重而當初疾病及喪事時予不幸緣
於拘忌終不得躬視予心悲悼追不能已若
以事體言之當展謁於長陵況寧陵甫已遷
奉尤宜展拜而不但情禮如此兩陵皆經日
往來之地當此歉歲恐有弊端故將欲展謁
敬陵而仍詣新陵者此也又曰拜陵時從官
戎服中揷羽一款何以為之李鼎重曰此華
揷也似不當揷 上命勿揷羽○引見大臣
備局諸宰吏曹判書金錫冑言明禮宮之海

州泥生處新折受事甚不當海州近甚凋弊已無遺利而當此民困之日又疊設新庄將來之弊不可勝言左議政閔鼎重亦言前受者外不宜復有新占 上命寢其折受○全羅道觀察使趙世煥狀請蝟島設鎭便宜備局覆奏請令兵曹差出萬户以扶安戰船移授待鎭事既完土卒衆多陞爲僉使以重接制之任 上從之○引見大臣備局諸宰禮曹判書呂聖齊曰五禮儀王妃喪練祭後朝夕上食無哭禮而今番則依 仁宣王后國

恤時例當爲磨鍊矣 上可之右議政李尚眞以八路牛疫日熾請禁斷京外屠肆 上從之戶曹判書鄭載嵩請減尚方貿易內局貿藥不緊者 上命退與尚方內局提調相議停減是後自內特命減省者亦多尚眞又言陵幸時所用遮帳所入綿布麻布不下十同遮帳之索亦價至三百兩宜仍用舊件以除一分之弊 上令仍用舊件○九月先是諸道陳弊狀啓皆以諸軍門牙兵之弊爲言左議政閔鼎重言於筵中以爲守禦使則既

計南漢守堞而定其額數今難減罷云摠戎
廳可減其牙兵仍以所減之兵為軍保請令
本軍門商量稟處至是摠戎廳請排日招集
各邑所在牙兵十六哨於京廳抄擇其壯者
六哨其餘降定保人以為元軍上番時口粮
之資額外羸餘則永為革罷 上許之○知
敦寧府事李端夏上劄請令廟堂稟定裁省
節目一如丁丑亂後以體 先朝至誠恤民
之意 上下其劄于備局備局覆奏言辛丑
裁省節目具在文書宜令該廳考據其時事

例綵酌損益禀旨裁定而亦願 聖明更加
體念於節用愛民之道大小用度常以惜費
爲務使羣下有所觀感遵承 上從之○先
是吏曹判書金錫胄請追上 恭靖大王廟
號 上命議大臣儒臣領府事宋時烈對曰
國家刱業之初不幸有奸臣鄭道傳之變
太祖大王因不堪漢上皇豐沛之戀畧移淸
蹕於北地而遂禪寶位于 恭靖大王恭靖
大王自以遠違定省之禮又有 太宗大王
豐功盛德萬姓歸心也即位之初即有讓德

之意而以 太宗大王謙退不承黽勉二十餘月其間恩澤匪頒之式供御尊臨之儀未有加乎潛邸之舊 太宗大王慇其如此遂仰承明命遂其就閒之志及乎昇遐 太宗大王體平日謙抑之心不忍以尊榮之號強加陟降之時夫 恭靖大王允恭克讓之德知時識勢之明逈出千古 太宗大王仰體其心不敢少違於存歿之間者亦豈非因心之友哉 世宗以下列聖亦以 太宗大王之心為心不敢追舉縟儀然臣民之追慕至

德久而未已其在今日幸舉闕儀以慰中外之心豈非盛美之舉乎夫當日 太宗雖克體平日之心然及乎同陞太廟而獨享徽號之時則必有不安者矣昔宋朝論僖祖太祖祫時東向之位而羣議有異同則朱子以爲徒使兩廟威靈若相與爭較强弱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令人傷痛不能自已況今尊號之或加或去寔但祫時輟東向之位而已此在今日所當深思體念者也諸臣之議或以更無所施爲疑此則不然永寧殿既有祧主陵

寢寒食常有祝辭此豈非可施之處乎 上
下教曰我朝 列聖皆有廟號而況以 恭
靖大王之豐功盛德徽美之稱尚今闕焉豈
非國家一大欠典乎追上廟號少無不可其
令該曹趂卽擧行○議定 恭靖大王廟號
曰 定宗盖取謚法安民大慮之文加上謚
號曰懿文莊武領議政金壽恒右議政李尚
眞行判中樞府事金壽興鄭知和等會賓廳
啓曰 恭靖大王廟號臣等與二品以上館
閣堂上齊會謹此議定以入而第念 列聖

諡號皆用八字而獨於　恭請大王只上溫
仁順孝四字未免為欠闕之典今當追上廟
號之日加上諡號允合典禮　上荅曰加上
四字宜矣遂議進四字○館學八道儒生李
延普等再疏請以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
從祀文廟且請並舉宋朝三賢從祀之典三賢
即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　上荅曰兩賢之道德學
問實為一世之景仰士林之矜式從祀文廟
夫誰曰不可而　累朝之未嘗允俞予之所
以持難者皆出於慎重之意也多士之請愈

久而愈深終難強拂其令該曹問于大臣特允五賢從祀之請大臣金壽恒金壽興鄭知和閔鼎重李尚真皆以為允合從祀 上教曰大臣之議皆如此依前疏批陞配文廟○備局以咸鏡監司尹趾善狀論被灾邑蠲減變通事覆奏請被灾尤甚六鎮各邑諸般身役應納田稅貢物及三色奴婢身貢並許全減其次安邊等九邑減其一半而以南道稍稔諸邑所在穀移給北道之民以關西之與本道接界諸邑所在管餉穀移轉南道以為

賑救之用 上從之○御書講領議政金壽
恒曰李珥成渾兩賢臣從祀之舉快從多士
之請宋朝三賢卽程朱道統之正脉而一併
舉行此誠曠世之盛典也傳曰尊賢則不惑
帝王雖有尊賢之心必須深信篤好其道學
方可謂尊賢之有其實今 聖明旣尊尙兩
臣之賢尤宜尊其道而明其學 上曰陳戒
切至當加體念壽恒仍言珥所著章箚之外
如東湖問答深論治道聖學輯要與大學衍
義同而尤爲切實留心觀覽則必有以裨益

聖學 上可之右議政李尚真曰不特尊崇
既沒之賢臣今日在野元老賢士亦復盡誠
名致以圖治理則國家幸甚壽恒曰今日國
事維其棘矣在朝之臣雖以分義不敢言退
古語曰量而後入在外諸儒之不肯容易出
來抑必由此而且恐自 上誠禮猶有未盡
而然矣 聖上不以其不至而怠其誠禮則
渠皆世祿之臣豈敢終不應命 上曰諸儒
臣屢招不至或因時勢如此而深愧予誠意
之淺薄也檢討官吳道一亦請以聖學輯要

參講經席又曰國勢雖如此自古儒者豈以
時世憂虞而不出乎朴世采尹拯皆世祿之
臣領府事宋時烈誠所謂見危授命之臣耳
上曰纔已別諭予將更思必致之道耳壽恒
請守令之辭朝者賜諭戒飭以送 上許之
尚真請減百官祿為須料以補賑需壽恒繼
之曰即今時勢如亂離之際上供亦減臣僚
敢安常俸哉 上始難之諸臣申請不已遂
命始自今十月朔行之同知經筵李敏叙請
以李珥成渾兩臣所著文字進講於召對夜

對之際 上可之○冬十月命權減諸道朔
膳物種筵臣洪萬鍾林泳等嘗陳諸道御供
不緊物種太多當此灾荒連仍之日宜斷自
聖心大段減省以恤民弊且言 兩慈殿供
進物膳中不甚關緊者亦宜稟旨停減 上
許之命列錄諸道應進朔膳物種之數以入
至是 四殿皆自內就其物種中不緊者及
有民瘼者多所權減○禮曹以五賢從祀時
節目問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議曰庚戌五
賢從祀時已行之禮考出於日記者雖未免

疎漏其時禮官及獻議大臣多是名臣碩輔其議論見識必不無稽如聖殿及東西廡各位並行告祭新入從祀之位造作位版分配兩廡設行奉安祭未奉安之前別爲教文致祭家廟等事今宜倣而行之而至於宋朝三賢事體自別家廟之祭固無可論亦不當有教文而別爲祭文以告則似不可已造成位版當在明倫堂而題版權安之後亦不可無告由之節但設祭具文以告將陞之意著在於此時則恐不必別爲告由矣行判中樞府

享金壽興鄭知和議曰宋朝三賢則別爲祭
文以告躋陞之意於造位版之後分配兩廡
之日並行酌禮抑恐不悖於因時義起之制
而至於告祭一款常時兩廡有事只告於聖
殿則今不當並告於兩廡而但念各位以次
陞座與常時修改不同以此別告爲宜否乎
左議政閔鼎重議曰我朝二賢似宜略倣宗
廟從享之儀先爲賜祭頒教於其家以告將
陞之意造位版題位版權安等節皆當在於
泮宮宋朝三賢亦倣書院奉安之儀先爲造

位版題位版權安之後設祭具祝以告將陞之意至躋陞之日告由於先聖而分配於兩廡仍行酌禮而並享之則恐或不至於大悖權安時別爲告由分配時告由於兩廡新舊位等節俱無所據平日廟中有事告由之禮只行於聖殿雖以士夫家常行朱子所定四禮言之大小祝告皆無並行於祔位者且此禮與入家題主設祭以安之者其義自不同以此推之亦可知不當別告於兩廡與權安之時也 上命往問於宋時烈亦令玉堂博

考禀處○平安道觀察使柳尚運狀陳列邑
被灾之狀仍乞蠲免民役備局覆奏請最酷
五邑則全減田稅收米諸般身役身貢而新
糴捧三分之一尤甚八邑則收米減捧二斗
身役身貢折半收捧而新糴捧三分之二其
次二十三邑則收米減捧一斗身役身貢捧
三分之二而新糴准捧勿論被灾輕重身役
之應納一疋半者減其半疋應納一疋者係
前例勿減 上從之○江原道觀察使鄭始
成狀陳各邑被灾狀仍論蠲役賑民事宜備

局覆奏請嶺東被災尤甚七邑則全減諸般身役嶺西被災尤甚六邑則半減諸般身役只以當年條糴穀折半收捧兩身役之應納一疋半者減半疋應納一疋者勿論大同十斗米減五斗嶺東尤甚邑歲幣木大同布並爲全減漁夫鹽漢收稅亦令該曹該衙門特爲減除嶺西之與嶺東接近稍稔諸邑所捧糴穀令本道參酌定數移賑嶺東原州等三邑今年所給賑廳米五百石令勿上納隨其所捧留補賑資從之○上親行專經文臣試

講多不能成誦或音讀錯謬獨校書正字韋壽徵刑曹正郎鄭有徵能誦書易金壽恒進曰使年少文臣專經試講者　祖宗朝法意實非偶然講官等雖非如專業之士且多職務之倥偬然親臨試講之日不能成誦誠爲欠事昔在　孝宗朝親臨殿講時講官等誦不成操聖教以爲寒心仍命申飭使之專意治經而我國教令稍久則解弛不能遵行以致如此且講官等或初不就講經書自不而退事甚未安請並推考更爲申飭使其專意

講讀宜矣 上曰先書自不者從重推考尊
意誦習之意別爲申飭遂命韋壽徵鄭有徵
並依例賜馬○弘文館啓曰因禮曹啓辭有
五賢從祀時節目博考之命臣等取考通典
通考大明會典等書並無現出可據者仍念
本朝儒臣從祀之儀則庚戌前例足以爲據
似不必更考前代先儒從祀之儀當與本朝
儒臣不同而未有可據之例今從享先儒中
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之陞配在於皇朝
正統年間則我朝之從享當在其後而致尊

撮要從享條中不載此四人雖未知果在何
朝而可知其非久遠事也若更詢禮官考出
實錄或可因此得其節目之詳耶且前代從
享諸儒皆有侯伯封爵今日陞祀宋朝三賢
中楊氏皇朝陞祀時封將樂伯羅李二賢從
祀自我作始故無可題封爵若以宋末所贈
謚題版則似為合宜此一節亦當詢問於禮
官而處之 上遂命以此一節議大臣大臣
金壽恒金壽興鄭知和議皆言楊氏宜用將
樂伯題版羅李以宋末所贈謚題版 上命

依議施行○禮曹啓言 恭靖大王追上謚
號當入刻玉寶而在前太廟各室謚寶大朝
所贈謚號無入刻例蓋想造成謚寶在山陵
之前而奏請中朝往返經年勢有所不及只
刻本朝謚號仍以爲例矣 恭靖大王謚號
二字既是大朝所贈而且無山陵拘礙之事
當入刻於謚寶 上可之○御晝講知經筵
金錫胄言裁減事臣方與閔維重相議講究
而庚辛災荒時所裁者多未復舊無復可以
大段裁減者矣今年嶺東被災尤甚濱海漁

户散亡居多尤宜軫念見　先朝丙午年謄録自　上特減嶺東朔膳而　兩慈殿朔膳則使自京廳貿取封進矣此事不敢自下有請而着有　上取覽其時文書在内者叅酌處之則好矣　上曰濵海之民舉將流散云誠甚惻然嶺東各殿朔膳物種依丙午例限一年停止而　兩大妃殿朔膳自宣惠廳料理給價封進其後惠廳磨鍊其價爲米一千五百餘石錫冑又言　仁敬王后小祥時禮曹除服儀註有祭後即吉之文雖以士夫家

言之諱日必以素衣帶終其日況祥日孝情
禮未安聞故相臣鄭太和家有 仁烈王后
小祥變服時日記而其時則祥日仍着淺淡
服翌日始即吉云依此行之恐合情禮 上
曰該曹儀註想是一遵五禮儀故如是也祥
日即吉果未安祥日則着淺淡服翌日即吉
事儀註中改之以入於是禮曹改儀註以入
而以祥日已迫撥馬行會於外方○御晝講
領議政金壽恒同入因 上方講豳風詩言
唐宗無逸山水圖前後之異只在一念敬怠

兵曹判書李翻家有農家四時圖屛宜備觀覽請令玉堂取入移模作屛以進 上可之壽恒又言講學貴在涵泳玩繹不可貪多務得 上納之壽恒又言江原監司鄭始成狀請節減内局春等納人蔘其在軫民之道宜有參酌許減之舉 上命於三十斤減其半侍講官宋光淵曰 恭靖大王追上廟號實曠世之盛舉而或以位版之刮去改書爲未安而廟號謚號既已追上則改題位版恐合事宜伏聞 孝宗朝 仁烈王后祔廟時亦

有加上徽號改題位版之例　上曰若以刱
改爲未安而不行改題則位版所題將與祝
文所稱有異恐似未安且有　仁烈王后位
版改題之例今亦依此行之似當　壽恒曰諡
號當載於冊寶而廟號則祝辭之外他無可
書之處改題位版似不可已而但太廟　列
聖位版所題多與祝辭所稱相左而曾未克
改題今於　恭靖大王位版獨行改題不無
異同之嫌宜詢於諸大臣及在外儒臣　上
可之○上以冬雷之灾下教中外曰嗚呼以

眇予小子之一身托乎兆民之上于今七載而才淺德薄政令施措之間上不合於天心下有乖於民望以至乾文示警式月斯生小民之怨咨日新月盛夙夜憂遑罔知攸措噫當此純陰栗烈之月日候之和暖螮蝀之橫亘已是可懼可愕之變而轟轟之聲爗爗之光疊見於數日之內天道玄遠雖未知某政之失某事之應而推究厥由亶在於寡昧之否德一倍兢惕寧欲無吪也其在反躬省愆之道尤當益加體念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

言以臣不逮而豈可無交相儆戒之道乎咨
爾大小臣僚割斷私意務盡寅協共濟艱難
少荅天譴承旨等請直以 上教播告中外
上不許申請乃允○禮曹以追上廟號改題
位版當否議于大臣儒臣行判中樞府事金
壽興議以爲追擧闕典仍行改題之禮與
列聖位版相左處釐正事體自別且有 仁
烈王后加上徽號改題之例上謚之日即行
改題恐合典禮行判府事鄭知和議同左議
政閔鼎重議言竊考邦禮喪制卒哭後有迎

謚焚黄之事乃受賜皇朝儀文盡備而獨不言改題之節豈或有待於練時抑或踈漏而然耶至於　列聖位版與祝辭不同者亦多苟以事體重難不敢改題則恐於義理有所未安臣以昧識有難妄議於所不知之典禮第以禮窮從賤之義論之朱子所定士夫之禮似可通行也且伏聞　列聖位版中亦或有字畫甚不明處云此尤不安之大者宜有變通之道右議政李尚真議以為太廟則只是所題與祝辭有略相左處非如廟號全闕

謚號不備之比其不可不改題明矣刮磨之
未安較諸不改題亦小節也上謚改題同日
並行恐當爲變禮之得中 上下教曰只上
徽號不爲改題實是欠典之大者上謚之日
卽行改題宜矣○十一月禮曹啓曰今此
仁敬王后禫後祭禮當一依乙亥 仁烈王
后國恤禫後例擧行而本曹無可考文書實
錄亦無見處至於用樂一款不爲擧論而考
見五禮儀魂殿四時臘及俗節朔望攝事儀
小註若內喪在先則十五月禫後祭服祭服

用樂朔祭則無樂有飲福今永昭殿禫後祭
當依即今宗廟祭儀行之而但永昭殿翼陵
祭奉在朝夕上食時當以淺淡服祭行則五
享及俗節朔望祭祭時服色不可與獻官有
所異同請令五享等祭時一依獻官服色祭
行 上可之○禮曹啓曰 恭請大王追上
廟號謚號及改題位版事已啓下矣永寧殿
各室 恭請大王當室同日遣大臣行祭而
考見謄録則肅寧殿上徽號時有先告事由
之舉今亦遵此例請於永寧殿各室 恭請

大王當室與宗廟各室前一日遣大臣設行
告祭從之○工曹參判崔寬上疏言臣昨差
永昭殿朔祭獻官夜深守僕來言祥祭前朔
望祭則朝家差遣一品獻官獻三酌矣及今
朔祭則朝家改遣單獻官與祥前三獻有異
今朔祭當與宗廟朔祭單獻無異同臣問禮
曹之式則別無之奪之事云莫重之事不敢
擅斷問於領議政則答以事勢急遽雖未及
啓稟之奪然似當如宗廟朔祭單獻而此不
可斷之獻官參酌行禮爲當臣反覆思之宗

廟朔望祭差單獻官常獻單酌今永昭殿亦
改差單獻官則當與宗廟單獻似無異同故
敢以單酌行禮此雖急遽致然竊恐未合於
變改之節且今日朔祭遽當祥後之初若或
違禮則日後朔望之祭漸至誤禮乞治臣臆
斷妄行之罪 上答曰事出忙迫未及禀定
其勢然矣卿何俟罪仍念祥後單獻與祥前
三獻有異今後朔望之奠依太廟之制只獻
單酌似合事宜依此舉行禮曹啓曰祥祭已
過故朔望時差送獻官一員則依宗廟例單

獻行禮乃是應行之事別無可以稟定而獻
官至於陳疏聖批以只獻單酌合宜爲教今
當依此舉行而第聞卽今上食時依祥前連
奠三盞云今朔望之只行單酌旣以祥後而
有所減殺則獨於上食仍獻三盞恐未合禮
盖祥後上食乃權行之禮而有此輕重妨礙
之端此亦當有減殺之節請議大臣領議政
金壽恒行判府事金壽興鄭知和右議政李
尙眞等議以爲永昭殿祥後朔望祭旣行一
獻則上食時連奠三盞誠有輕重失序之嫌

此盖仍用初喪以来遵行之禮而然念祥後
上食雖出權宜舉哀一欵亦既停廢則奠酌
之節亦宜有殺　上命於朝夕上食時只奠
一盞○備局以京畿觀察使狀聞覆請尤甚
邑諸般身役減半新羅捧三之二其次邑身
役減三之一　上從之○禮曹啓曰永昭殿
禫後用樂事既啓下矣取考樂學軌範則其
中昭敬殿祭享時用樂一欵似當倣行樂器
名目工人冠服今當依此磨鍊舉行而軌範
所載昭敬殿所用樂章不可仍用於今日請

令藝文館撰出使得以誦習 上可之其後
禮曹又以宗廟祭享時奠幣進饌既有樂章
令永昭殿亦有奠幣進饌之節則不可無樂
章奠幣進饌樂章亦請撰出 上從之○吏
曹判書金錫胄上劄請釐正文廟祀典其略
曰今因八路同聲多士申請俞命已下陞配
有日不但尊奉我國儒賢而已雖以豫章延
平中朝祀典之所未遑者而皆將舉而祀之
則漢晉之間解詁章句之儒初不當配而今
已為中朝之所罷退者亦安可不趂此時一

釐而正之乎今以大明會典明史記事等書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又至於十三人我國之無鄉可祀者既不可罷十三人中亦有一二可惜者不可盡黜而如荀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僞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古之稱況者必並稱曰荀揚而揚雄既已見黜於楊砥之一言則況安可獨留乎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可罷也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倡清談晉室之亂此其濫觴可罷也王肅仕

於魏爵至徹侯而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晝策討文欽毋丘儉可罷也杜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饋遺耳盡殺江陵人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可罷也何休所註春秋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邪說之流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棖史記則作申黨其實一人而以棖祀東以黨祀西二位之中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又是毁子路者則此即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市朝

者此可去也盖此刪黜之論初起於宋濂之
議盖著於程敏政之疏辛乃見施於嘉靖大
正祀典之日我國則初未知有此至我 宣
廟朝先正臣趙憲以質正官朝京始聞而韙
之東還之日即上封章請從中朝之制其後
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時適當五賢從
祀之禮又請釐正廟享一如明制而時事擾
攘未克聽施伏願將臣所陳下之禮官廣加
詢議而處之 上荅曰莫重廟享或有不當
配而強躋者或以一人而分配東西則豈非

國家之欠典而取後世之刺乎趁此五賢陞
配之禮一遵明制釐改之舉似不可已嘗令
該曹廣詢于大臣而稟處焉於是領議政金
壽恒議曰皇朝所黜凡二十人而林放蘧瑗
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寗七人即劉中所謂
祈而祀於鄉者也此皆有可稱而無可疵且
我國無可祀之鄉則在所不論矣公伯寮秦
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
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即劉中所謂宜罷其
祀者也秦顏二人則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

列程敏政亦以為名字流傳之誤而既無的
據恐難斷其為當黜戴聖之以貪贓得謗吏
氏言其為仇家所搆亦難明其虛實大戴禮
為禮家所宗其功亦不少不宜輕黜劉向上
言黃金可成特向少年時事至其立朝事君
精忠讜議足以為訓於人臣有補於世教而
經術博洽在漢儒亦鮮其比誠有可惜者其
餘公伯寮荀何二王馬杜諸人之違背聖經
得罪名教者所宜首先黜去至於賈逵吳澄
則劄中不並請去未知其意之如何而逵以

經傳解詁雖得通儒之稱以不修小節見譏至其論說經義專主圖讖傳會文致以媒貴顯爲史家所深貶則此與何休之註風角豈相遠哉澄則以宋朝進士失節於胡元其學亦流於伊蒲塞之習此二人亦不容仍留𦡱食之列申棖申黨一人而並祀其誤莫甚去黨存棖尤不可已也今之論者或以爲大行陞黜一遵中朝之制則可也今既不然只從其黜未免有異同而於其黜之之中有所取舍尤涉非宜抑臣愚意有所不然者其所從

達亦有不可一遵中朝之制者如陸九淵王
守仁異端之學惑世誣賢者其可以中朝之
增祀而一例苟從乎行判中樞府事金壽興
議以爲林放雖不載諸弟子之列蘧瑗亦非
及門之士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先儒以爲
入師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翼經之功不
可不紀而我國無可祀之鄉則並不必罷去
此外如秦冉顔何雖曰字畫相近之誤既未
有所考則恐難輕易舉論最是申棖申黨明
知爲一人者具在程敏政之跡此嘉靖所以

一從邢昺註疏所載去申黨一位者也公伯
寮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王肅王弼
杜預吳澄之不合祀享皆有先儒定論臣不
敢為疊床之言鄭知和議以為未及釐正因
循至今前輩長老亦嘗論列於章奏久矣修
舉廢墜正其註誤此正其時右議政李尚真
議以為重臣劉辭義取從周意在正誤第其
所釐正有改有陞有黜可行者三而只行其
一則反不如全不行也當皇朝釐正之日改
題文宣王之號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子

以下俱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其言有曰唐之玄宗始謚爲文宣王顔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封公封王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之道一切悖亂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夫之簀者其肯安享斯名乎況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臣子者强加以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改千載之誤我朝久猶襲陋恐當議改也此固義正辭嚴如欲釐正在所當先苟能行之從周正名無大於此至於后蒼王通歐陽脩

胡瑗薛瑄諸賢皆已見陞而我國未嘗遵行
此又斯文大欠事不止之爲獨於黜享謂之
從周斷然行之亦恐於義未穩於事未備也
司業朴世采議以爲祀典陞黜實斯文莫大
之論蓋原於宋明諸儒改定於嘉靖之世而
當初取舍已多可議厥後追行尤似有難然
若姑依從周之義務欲一一遵行則已今乃
無他變通而只循刪黜之一例未知其果允
合於義前執義李翔議以爲從享釐正一款
乃前人已定之論願一依皇明釐正以破千

古之謬 上下教曰文廟腏食至重且大豈可苟且因循以致濫祀之刺乎公伯寮等諸人之不合廟亨已有先儒之定論而卒為中朝之所釐改則値此陞享之日克畢未遑之典誠不容少緩也其令有司公伯寮荀況馬融王弼王肅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九人亟黜夫子廟庭俾正註誤而一人分配尤甚無謂亦令去申黨宜矣其後李尚眞白 上以為申棖申黨之為一人未有明據金錫胄請令弘文館考出後因弘文館考啓命依前教

去申黨○先是　上因大臣陳達凡百用度
特令自賑恤廳商議裁減至是閔維重金錫
胄等考庚戌辛亥已行文書參量各司物種
緊歇多少可減者減之別單入啓自今年十
二月至明年十一月限一年量減其價米所
減總計九千三百餘石各處燒炭木及紙地
等物亦依辛亥年例自今年十二月至明年
十二月所減之價計米七百七十餘石大同
木二十八同餘疋○日前呂聖齊筵白永昭
殿禫後山陵尚用哭泣之節而魂殿則用樂

吉凶相雜請問於大臣儒臣 上許之禮曹
議于大臣儒臣領議政金壽恒行判中樞府
事金壽興鄭知和議曰五禮儀內喪十一月
練十三月祥十五月禫之制一遵古禮十五
月之後則三年之制已畢祭享用樂此固當
然之禮固無可疑至於今日仍行上食出於
遵行近例一時權宜之道而山陵哭禮又倣
先賢三年後上塚亦哭之文不可以此便為
三年之制未畢而遂廢禫後應行之禮也左
議政閔鼎重議曰五禮儀禫後用樂乃禮之

常而今日之仍行上食山陵畢哀出於權宜
之制遵常而不能廢乎權者古亦有耳因權
而反以致疑於常恐無是理況山陵與魂殿
事體情禮亦自不同守侍之官不即從吉既
由於此則儀節之有異似不大妨李尚眞議
亦以爲上食既出權宜哭禮亦有所倣則不
可以此變禮之常朴世采議曰經禫之後山
陵之哭泣魂殿之上食皆出於一時之權宜
則正古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況其他大祭
之用樂本具於五禮儀之文雖未知能合於

其動也中之義而恐有所不得廢者司業李
翊議曰臣之愚見無變於前日所厭之議矣
今朝家雖以　祖宗朝可據節目而不撤几
筵至於哭禮似不可行尹拯辭不對　上下
教曰十五月禫後用樂乃經常之禮也三年
上食山陵哭禮或出權宜或倣古文則烏可
以一時之權道廢應行之禮制乎其依禮文
用樂可也○平安兵使李世華巡審本道形
便條列以聞其一曰嘉山之軍若令並給該
邑則只為防守曉星嶺而已嶺左右安州博

川通道處則任他空虛外賊若先探嶺路防
守不由是路而直擣安博之路則曉星防守
終歸虛套臣意不但嘉山一邑之軍專屬該
邑左而博川右而安州並屬嘉山以為主鎮
以安博為左右控扼且以定州為前層除出
臣營軍為通衢遊兵分把要害或相應援然
後可得實效矣其二曰龜城乃衆道交會處
曾前設置巡邊意非偶然也作為獨鎮觀勢
變通者亦甚便當第龜城方屬於郭山營將
脫有事變龜城一邑之兵當為郭山所管為

營將者其可捨信地而移守龜城乎既以龜城爲獨鎭則以其地方官兼帶營將之號內而泰川外而安義息松等附近之鎭並屬龜城使爲合勢把截之地宜當其三曰道內邊將多至六十一處江邊列鎭或屬主鎭或屬營將有所管轄而惟新設特寨等邊將不屬主鎭不屬營將處於中間曾帶兵營把摠之號而距營門絶遠不得每每聽候與主鎭睽違不能一乃心力守令既是摠一邑土地人民之任則兵水使營將外境內鎭堡爲其所

管彼此一視而後安危夷險事可濟矣且如
江界之狄踰嶺朔州之延平嶺理山之車嶺
牛峴碧潼之仇階嶺熈川之甲峴嶺慈山之
慈母城寧邊之藥山城乃據險必守之地而
若各處邊將與主鎭各立或主鎭城守孤弱
無他應援則崩潰之患理所必至臣意以為
神光鎭屬江界恃寨牛仇里鎭屬昌城牛峴
車嶺鎭屬理山柔遠鎭屬熈川慕嶺鎭屬朔
州天水鎭屬寧邊順川金城鎭屬慈母山城
如清江郭山長載雖是至殘之鎭皆宜屬於

主鎮林土平南兎城寧城等鎮雖在深僻處亦屬其主鎮擇其中位高者定為千摠其次為把摠緩急號令一聽於巨營常時撿飭專委於主鎮表裏相應遠近交修緩則合保要害急則各守信地為當城洞一鎮在雲山平坦之地軍不過一哨存之無益請與委曲鎮合而為一以為仇階嶺防守之地其四曰守令等當急難之際調出所管軍兵付諸營將則邑倅無可領率無處依歸此果從前約束未定之致各邑有團束編伍之類此所謂正

軍也有各樣閑雜之類此所謂民兵也正軍
屬於營將領率赴難民兵則屬於守令保守
地方此其本意也以此兩款別作事目申諭
各邑一邊整頓團束之軍常加訓習以爲將
領捍禦之資一邊籍記閑雜之民誠心休養
以爲守令自衛之地又請一應土卒之賦役
於邊鎭者逐名參酌給復下備局備局覆奏
曰博川地界旣在嘉山之北且與寧邊相近
使之屬於嘉山仍以把守大定上流之隘口
誠爲便好而安州則令爲兵使所駐劄其軍

大抵皆屬兵使又當有保守州城備禦清川之事似難割屬嘉山新設古城鎮正在曉星之南可與博川分守左右旁路而爲嘉山之輔車龜城爲獨鎮泰川安義等並屬合勢把截者亦合便宜本道邊將前後新設十八處分屬各邑誠有意見而鎮邑之事兵民之政彼此職掌本非同條新設之地凡事草創未及成樣而係屬其邑則常時責以禮節臨事又多拘攣嫌怨易生終必有難處之患且其設鎮處所皆是嶺隘要害惟當自率其兵自

守其地如或以多設獨鎮專無統攝爲慮則姑就其一二鎮居於諸路綰轂之口者定爲千摠又令各屬於近地營將則亦無不可是設諸鎮則朝廷亦慮其間有不緊舊屯之相雜者議欲還爲減罷而時未施行自本道詳察啓罷以爲裁冗省廩之地列邑守令之簿籍閑雜民以保地方意既周密事亦着實上年賑役者並令給復又是均施實惠之意而鎮堡十里内免稅之令纔已頒下此令既行之後則亦不無漸次營田於定限標内之事

從容更察兩處之未晩　上從之○十二月
諡號都監啓曰太廟　列聖位版先題中朝
贈諡二字次書廟號諡號自是式例故今此
改題之式誠曾依此啓下矣今日適見　列
聖位版所題記録文書則中朝贈諡之上皆
有有明贈諡四字舊式如此則今不宜異同
而事體重大不可只憑私藏文書遵行臣等
請詣永寧殿奉審後稟定　上可之奉審後
又啓曰　元宗大王以上　列聖位版果皆
有有明贈諡四字請今亦遵此以行　上又

從之○備邊司以都下飢困請除坊民處例
捧藏冰米令賑恤廳料理劃給　上從之○
以玉冊金寶追上　恭靖大王廟號曰定宗
加上謚號曰懿文莊武　定安王后徽號曰
溫明莊懿行改題主禮○開城府諸王舊陵
民多偷葬命罪其葬者刻期掘出以守直官
王以誠年老廢職汰去更擇王氏子孫看護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五

肅宗朝五

壬戌 八年春正月右議政李尚真陳劄獻箴勗以履端飭政之義判中樞金壽興陳劄條列日新之目並優荅之○上將以初五日行朝參諸臣以冒寒早出請停 上曰一年之首百僚皆朝何可停也不許○上以貞明公主年滿八耋不可不別樣軫念命特給宴需○命以蒜山黑橋新設兩鎮合為一鎮移置棘城陞為僉使令黃州鳳山各捐田二百結以

資之從道臣之言也○新設平安道古城鎮僉使從道臣之請也○兵曹以行錢後市價不一請騎步兵收布以錢一兩折定其餘有廳軍布之類以九錢折定行用之後隨貴賤而適其輕重從之○濟州饑荒牧使愼景尹請得沿海穀萬餘石以濟饑民又言地狹馬多不善喂養請抄出駑駘分賣沿海各邑以補賑資備邊司覆啓請令賑恤廳從長料理急運船穀以濟其急劣馬抄賣雖出於不得已區別難精耗失可慮請勿施從之○御書

講知事金錫胄請依 先朝舊例令武士必
經禁軍然後抄擇陞補内三廳 上從之○
設樂器造成廳以工曹堂上一人掌樂院提
調一人監造永寧殿宗廟祭享所用方響○
修築寧越地 魯山大君墳墓竪標石改題
位版○行判中樞府事金壽興劄論時弊請
減軍兵之額必與粮餉數相當使軍政經用
兩無所妨訓局別隊令難遽罷宜擇丁壯以
為一軍以其餘數及保人收徵米布沙汰良
民之投屬歇役者鉤覈勳裔之冒屬忠義者

又請禁各衙門屯田新設廣占之弊而各軍門將官別爲試才循次差除長於吏術者及武士年少有才者亦宜不次擢用申命按臣嚴明殿最之法分遣卿宰於三南西北宣布德音採取民情又言宋時烈不可只施虛禮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尹拯朴世采更加誠意招徠 上優批荅之並令廟堂商確處之○以年凶命諸道各邑己未以上各色軍布保米及內司諸各司奴婢身貢待秋退捧○以兩西荐饑命出給管餉耗

米平安道二千石黃海道一千石○御晝講
知事金錫冑言近來充定軍役者多有冒稱
先賢子孫以安爲姓者皆稱安裕子孫以韓
爲姓者皆曰箕子後裔冒僞之迹有不可掩
者今後箕子子孫則只許鮮于氏勿爲定役
安裕後裔中奉祀守塚者外宜勿許免 上
許之○賜故相臣洪命夏李行遠妻紬布米
豆魚錯時大臣筵白兩臣俱清白身後家事
益旁落妻孥不免飢寒故有是命○三月平
壤府城中火延燒民家三百四十四戶命行

恤典以管餉米四百石分賑限一年減役○兼兵曹判書金錫冑條上軍制變通節目節目日訓局軍兵五千七百七名內當減者七百七名以其所減移送於別隊營部標下別隊軍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內分為四部十六司八十哨餘三千二百一名並其資保當為降保者六千四百二名精抄軍三千七百七十三名內作為一部二十五哨餘四百二十三名並其資保當為降保者八百四十六名精抄保入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名與元軍資保降保者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內六千五百九十五名納米仍屬五千八百七十九名還屬兵曹以別隊精抄兩色軍兵合為一營之制本營則稱以禁衛營軍兵則稱以禁衛別隊俾與七番禁軍騎步兵相配而分為十番二十朔輪回上番○夏四月引見大臣備局諸宰領議政金壽恒曰

軍制變通事自該曹既已啓下而精抄別隊
通爲一軍事係大變通不可不詳審爲之左
相奉使纔還從當相議稟定矣 上曰該曹
節目頗似詳備而與左相商議定奪未晩右
議政李尚真曰若稱禁衛營而如守禦摠戎
兩廳之規設置屯田則其弊必不貲矣兵曹
判書金錫冑曰守禦摠戎兩廳則自朝家無
劃給之物不得不設置屯田而精抄別隊則
既有元軍保此不必爲慮刑曹判書李翊曰
前參奉申勉杖殺愛奉爲名者愛奉之妻王

禮不勝其忿打傷申勉之額彼傷十六日而死其子光井訟于官玉禮及愛奉弟愛先愛男盡爲囚繫施刑而玉禮擅殺應死之人本非死罪復其夫讎亦有可恕之道矣錫胄曰玉禮旣爲復讎則固無代殺之理而不告官擅殺自有其律不可全釋矣　上從錫胄言命施擅殺之律◯弘文館進農家十二月圖仍上劄陳戒　上優荅之賜以豹皮◯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壽恒曰軍制變通事今當稟定而臣之淺見前旣略陳請下詢

于左相左議政閔鼎重曰訓局軍兵徒費廩
料與市人無別不可為緩急之用故 先王
為此之慮設立訓局別隊欲為漸次加數上
下輪番一如御營軍之制罷其元軍以省餉
食之弊而未及變通矣若以精抄別隊合為
一軍則訓局軍制終無變通之望豈不與
先朝本意大相謬乎此一不便也我國軍門
太多號令不一有識者固已憂之而又置一
大軍門貽弊必多此二不便也將兵之任得
入為難既稱禁衛營之後當使本兵主管而

本兵之長只擇其地望未必是曉解軍務之人且有數遞之患尤非任將之道此三不便也以臣妄慮莫如大變通以遵 先朝本意也壽恒曰一道戶布之法尚為浮議所沮以今日國綱人心恐難大變其制與其不能大變通姑依該曹節目以為節縮軍食之地則雖非十分盡善可救目前之急而至於軍門太多將才難得等語誠如鼎重所達矣兵曹判書金錫胄曰 先朝設立別隊之本意臣亦知之苟能盡易長征作為更番自食保米

不費國廪則可謂計之善者然而以今訓局形勢論之則既不可猝變以今朝廷論議言之則又欲見其速效不得不為此小變之策耳訓局元軍之減去者七百有竒則歳省料米六千七百八十餘石還于戶曹可無三手粮不足之患歳省衣布一百二十七同今為本局義布可代戶曹中旬賞格之費精抄保還屬兵曹者五千八百七十餘名所捧布可二百三十五同亦足補用於經費此等小效可以立見實有愈於全不變通矣或言訓局

使有所分都提調及提調並爲差下可矣
上從之○五月選讀書堂六人趙持謙林泳
吳道一朴泰輔李畬徐宗泰等與焉大提學
李敏叙所選也○從祀宋朝儒賢楊時羅從
彥李侗黃榦本朝儒臣文成公李珥文簡公
成渾於孔子廟庭罷先儒公伯寮荀況馬融
王弼王肅杜預何休賈逵吳澄等從祀以一
人而註誤疊祀去申黨年前已命議大臣定
奪今始禮成○上以旱災避正殿減膳撤樂
仍下備忘記曰小子以藐然一身叨守艱大

之統托予兆民之上日夕危懔不遑寧處恐
墜 祖宗之業只緣才踈德薄徹誠罔格于
天心實惠未究於下民水旱風霜之灾人妖
物怪之變式月斯生至今日而極矣今玆極
無振古所無節屆南訛浹月恒暘西成望斷
大命近止靜言思之由予不穀哀我民斯何
辜于天憂心如惔若恫在己寧欲溘然而無
知也嗚呼今玆致灾職在寡昧而亦豈無責
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隣體
予宵旰之憂克去己私務盡寅協少荅天譴

以濟時艱仍命政院代草政院請直以備忘
播告從之○引見大臣領議政金壽恒言禁
衛營節目規制纔已講定大將今當差出而
非但可授之人未易別設大將事有所難便
姑令兵判兼帶為便左議政閔鼎重以壽恒
言為是　上從之是後仍以為例○六月
上命招大提學以排律試湖堂被選人賞賜
有差翌日宣醞於內庭仍賜銀盃命置湖堂
○秋七月教曰　兩慈聖以當此天怒民怨
之日受宴為樂心所不安凡係浮費一切省

減爲教分付該廳各別節省以體 兩慈聖之意○八月 上下教求言曰嗚呼眇予否德忝位六七年之間水旱風霜之災忒月斯生而豈有如今日之荐疊孔慘者乎噫連歲饑饉倒懸方急加以前月風水之災實是近古所無之大變豈但禾穀之損傷民事之罔極而已哉矧玆星文之示警疊臻於數年之内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之中而仁天之譴告若是其丁寧耶古語云事作於下象動於上靜思厥由咎實在予一倍兢惕寧欲無

吪也廣求直言以匡不逮咨爾大小臣僚體
予警懼之意精白一心恪勤乃職克去己私
恢張公道少荅天譴仍命承旨代草政院再
啓請直爲頒布 上從之○上覽咸鏡道觀
察使鄭風水災及農事形止狀啓驚動下敎
曰今番風水之災振古所無卽觀狀啓不覺
慘然噫北路荐飢民方殿屎水災之慘又至
於斯哀我生靈其將盡劉各别濟活俾免塡
壑之患○御晝講 上曰今年風水二災振
古所無考見政院日記乙亥年七月十三日

大風丙子兵起其時筵臣洪瑞鳳趙緯韓奏
曰曾在辛卯年七月大風十朔之內有壬辰
之兵云以此觀之辛卯乙亥俱為已往之明
驗也冥應之必如前日雖未可知而卽今邊
憂未弛脫有事變則粮餉最重而江都南漢
之穀移轉列邑趁未收捧事甚可慮或以戶
曹所儲綿布出貿作米或以他道別擇措置
充備粮餉之意言于大臣斯速講究稟處○
上以咸鏡道慘被風水之灾 兩慈殿外大
殿中殿朔膳限今年特為停封○咸鏡道大

水人家漂沒者九百六戶人畜壓溺死者幾近四百道臣以聞 上覽之驚慘下教廟堂另究救濟之策○御晝講正言俞命一請間以文臣有聲望者差遣平安道邊邑以彈壓之 上曰治不治惟在其人賢否之如何仍令廟堂稟處後廟堂覆啓以聞差定式○九月命蕩滌兵曹騎步兵兒弱逃故之徵布者先是兵曹以經費專靠於騎步兵收布故兒弱逃故率皆徵布侵徵隣族為民痼弊庚申初朝家欲為蕩滌慰悅之舉令各邑查出則

其數甚多有難一時代定既查之後又不可
仍徵悉出京中遺儲歸之本兵以充一年收
捧之數厥後國儲漸竭不得每年充給以致
侵徵如舊怨咨罙甚及是兵判南九萬請搜
括京衙門及外方營門州縣歇役投屬之類
一並充定闕額　上命與廟堂講定節目施
行統計所得軍保禁衛營九千六十名御營
廳四千二百名守禦牙兵二百餘名摠戎牙
兵九百餘名幾盡充定闕額九萬又請查汰
冒屬忠義　上可之於是廟堂設廳查正○

平安道觀察使李世華請以廣梁僉使兼防禦使仍圖上廣梁海路形便請本道安州肅川順安永柔甑山平壤龍岡江西三和咸從老江鎭及黃海道長連殷栗豐川許沙安岳等戰船並屬廣梁　上從之○領議政金壽恒右議政金錫胄請對入侍錫胄言自　上必頻御經筵從容講論清燕之暇引接承旨咨詢政務則不但勤政亦可為知人之道如是則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中人寧有舞弄之弊乎古人云當以宦官

宮妾不知名者爲相臺下賢否既爲 聖明所鑑別則用捨之權自在於上矣仍援 太宗朝金汝知爲都承旨三年擢拜兵判 先朝金壽興金始振徐必遠輩贊決裨益之事請另擇承旨仍責久任 上荅以體念是後時令承旨持公事入侍金壽恒以江都死節人宋時榮李時稷以同志之人同死於同舍節義少無差別而時稷既加贈二品以準謚典時榮不宜異同 上命一體褒贈○護軍朴世采詣闕陳以軍銜在身不敢入肅 上

命除肅拜引見慰諭勤懇世采仍袖出一劄
讀之其劄首言天怒民怨仍言勤學而不能
上合天德勵治而不能下孚民望請以立志
爲本又言正家者必以謹嚴爲戒偏之道經
國者必以審辨爲任賢之地存天理而遏人
欲親君子而遠小人末又以疾病之說喩之
請愽求兪扁之徒投以瞑眩之劑　上諭以
體念世采又以敬天勤民之道縷縷繼陳
上益嘉之仍勉留住京邸出入筵席世采辭
謝翌日陳疏告歸又彙錄程朱奏疏講義附

進之　上優批答之再遣史官傳諭申之以
手札世采終不應命○冬十月下教曰進宴
曾有姑停之命矣即今秋序已盡不可不分
付擧行此豈慢天怒弛戒心而然哉實由於
愛日之情有所不能已也仍命復設進宴廳
○玉堂請對請姑停進宴曰進宴既停於妖
彗示警之時復行於星變纔滅之後非應天
以實之道亦非事親養志之孝也再三陳請
上終不許罷對後　上下備忌曰上壽之禮
實出喜懼之至情而適值年事之大無變恠

之層疊雖不無省弊惜費之舉悚懼不安曷嘗少弛儒臣之縷縷開陳固知憂愛之論而纔設旋罷心切缺然故有所持難矣即以此意仰達于 兩慈殿則當此天怒孔棘民生殿屎之日一邊設賑一邊受宴誠甚不安終不如遽停之為愈為教今此進宴退行明秋以示 兩慈殿懼災恤民之至意○全羅道被災尤甚十邑身役全減大同收米減五斗其次諸邑並量減○上聞領府事宋時烈来到近畿下手札遣承旨諭之時烈承命入城

詣闕 上特命除肅拜引見諭以欣喜之意
仍勸留甚懇時烈辭謝訖仍陳歷路民人饑
饉之狀請至誠愛恤又陳主第完役之後始
允臺啓有欠誠實之意 上荅以體念仍命
宣醞且優給食物柴炭○領府事宋時烈因
承旨李玄錫䟽上䟽乞致仕荅曰回邪之說
不足掛齒引年之請尤有所不然昔房玄齡
之謝病乞歸也唐宗猶不許其致事矧今負
一世之重望爲國人之矜式豈可與玄齡比
而同之而徒守禮家之訓不念國家之顛隮

重爲卿深惜也安心入來○上以十月雷異
下備忘多示警懼之意仍令政院代草政院
啓請直爲播告翌日還入改下曰政令施措
漸不克終歟言路不闢讜言無聞歟實惠未
究下民困窮歟奢侈成風靡費孔多歟用舍
不公私意横流歟綱紀頹弛百隷怠職歟獄
訟多滯冤鬱莫伸歟反躬省愆一倍兢惕寧
欲無吪令大臣六卿三司長官薦進人才以
爲各別調用之地○上又下備忘湖南朔膳
兩慈殿外限明春停封蓋以湖南被灾尤酷

故也○十一月 上下手札遣承旨往諭于
領中樞府事宋時烈曰卿年彌高而德彌邵
比如喬嶽不見運動而功利及物雖緣憸人
逞奸蒼黃決歸此豈卿之本心哉日者宣諭
罄竭心腹而終靳幡然赧赧之心尚今未已
又下別諭于朴世采尹拯李翔使之從速上
來○上下備忘曰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況
此飢荒孔慘之日尤豈可付諸匪人使民偏
受其殃而莫之矜憐乎宜令該曹另加擇擬
而咨爾諸道監司體予前後之旨黜陟廉貪

一循公心毋負委任牧伯之意至於外方獄
訟之積滯不可無欽恤之道亦令監司親閱
文案啓聞以爲疏釋之地○承旨李秀彦還
奏宋時烈所對有曰 先朝罔極之恩何足
報其萬一只有謹守禮經不受嗤點不辱其
當日殊遇之至意者或庶幾萬一於報效而
若辭悲懇未蒙澄察豈 聖明以臣爲矯情
飾讓徒取好題目而已耶 上又下手札曰
七十謝事雖云大防自古人臣之身佩安危
爲國楨幹者未嘗許其休致則況碩德重望

士林尊信無逾於卿者乎更遣秀彦諭之時
烈終不應命○遣承旨尹敬教三往傳諭于
宋時烈時烈以不得已决歸為對 上手札
中諭終不應命左議政閔鼎重因入侍請更
加褒勉期於挽留 上即臨筵草教又使敬
教傳諭仍聞其有病命遣御醫持藥往看○
上以故参議宋國澤妻即 慈殿外祖母而
年逾八袠不可無優異之道命本道優給衣
資食物柴炭○上以閭家奪入為貧民難支
之弊命申勅京兆○命諸承旨持公事入侍

裁斷承旨徐文重以外方郡邑律書未備至
於受教尤所昧昧守令不能援據法例多以
臆决請收聚大典續錄　列聖受教鋟梓廣
布　上命議廟堂仍使備局堂上李翊句管
其事○大司憲李端夏上疏曰記曰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蓄自今年為始必以一年稅入
析而為四分而計國家經費約之於三分之
中不足則上自祭享御供先加節省以至大
内侍御掖庭下人百官祿俸各司吏隸宿衛
軍兵或减其廩料或汰其員額百司公用一

切裁抑各陵忌辰祭油果及果品加以漆亭彩花其費不貲亦非正禮豈不可以裁減乎且所謂御供非止膳品凡係衣服百需皆謂之御供若以衛文公衣大布漢文帝衣弋綈履草舄集上書囊爲殿帷爲法自 上先行節儉又以是勑勵朝廷中外承風人皆儉約則民力可省國儲自裕矣然必公私交有積儲雖遇凶歲國用可繼民亦可活臣所嘗達勸奬富民廣設社倉亦爲是也 上答曰爲國陳忠良用感歎連歲大侵黎民阻飢積蓄

蕩竭濟活無策此正君臣上下如在涯露一意救民之秋也然軍兵已少變其制侍衛又多省冗百官减廩亦非忠信重祿之意也他餘變通事令廟堂禀處其後廟堂覆奏稅入事令地部惠廳議定節目○御晝講知經筵南九萬曰臣頃忝試官見舉子之文則文體比前大變凡例用文字必務為新奇者云天淵則變曰星淵以星之在天也末世則變曰亥世以亥居十二支之末也繼此以後則變曰亂兹以裔恭惟則變曰莊惟且以險字僻

語綴成章句必欲使人不可解見又於其間多以語錄攙入反常趍恠之習誠甚可駭向者姜弼周用語錄於對策而登第近日趙宗著亦於科製好用奇僻之語屢居高等效顰者漸多以致如此文體變易實關世道之盛衰如此體裁不可不痛斥請以此意知委中外使之一切禁斷　上命該曹添入科舉事目頒布中外○十二月　上曾以仁政殿待明春修理事下教至是以爲仍舊修葺雖與新剏有異必費許多日子而後方可完畢當

春窮民貧之時興作巨役有乖安靜休息之道令待秋舉行○御晝講特進官閔維重知經筵李端夏請今年灾减一依庚戌年例施行仍禀定减省數件事又請兩西大小米前日啓請運來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外加得一萬石以補賑資 上並可之先是端夏以各陵忌辰祭油果及果品所加綵花减去事陳疏至是又申請後議大臣竟從之○召對玉堂官承旨徐文重陳近世侈靡之弊仍言臣祖母貞愼翁主即 宣祖大王之長翁主也

及其臨終以 宣祖遺衣襨用於送終卽青染三升短襦衣及三升襦袴也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耳此所當取則者也 上曰斯言切實予當體念焉孔子言節用而愛民必節用然後民被其澤矣節用之效大矣○上下銀子一千兩紬五十疋于戶曹又下銀子一千兩于賑恤廳俾補賑資○上下備忘遣承旨傳諭于領府事宋時烈仍與偕來曰此何等時耶天心未豫咎徵沓臻綱紀陵弛四維不張比歲不登民困方極饑殍之患迫在朝

夕夙宵兢惕莫或寧處耿耿一念惟在於旁求俊彦置諸左右此時此任徽卿碩德重望任師保之責者其孰能之遭此危急存亡之秋因一纖芥之嫌退卧荒村尚靳幡然不亦有乖於追先帝敦陛下之道乎仍命從速登程○上下教曰當此八路飢荒之日凡所拯濟之方靡不用極各衙門財貨亦依舊例參酌取用而内司連因凶歉税入大縮實無推移除出之路雖緣事勢之適然實乖宮府一體之義其中遺儲稍裕者胡椒一百斗丹木

一千斤白礬三百斤虎皮十領特下該廳以
補賑需之萬一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五